

AIGC 介入高校美育的伦理风险与人机协同范式研究

付帅*, 蔚晶

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 天津, 中国

*通讯作者

【摘要】本文基于“主体-技术-场景”视角, 剖析 AIGC 技术介入高校美育引发的伦理风险。技术内嵌的理性与美育感性存在着深层张力, 导致“身份伦理”的悬置问题、“技术伦理”的黑箱困境与“人文伦理”情感缺失。文章提出构建“人机协同”新范式, 通过确立“人为主导”的协作原则、建立全流程算法透明机制及回归具身性的情感体验, 实现从“人工数智化”向“人文数智化”转型, 确保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服务于立德树人的美育目标。

【关键词】人工智能图像生成技术; 高校美育; 伦理风险; 人机协同; 审美主体性

【基金项目】2025 年度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重大项目预先研究课题(编号: ZJZD25-11)

1. 引言

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正处于数字化转型与人文价值回归的历史交汇点, 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通知》将美育提升至战略高度, 并明确鼓励利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创新教学手段。与此同时, 以扩散模型为引领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AIGC)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 彻底改变了传统艺术的生产范式。根据预测, 生成式技术产生的数据将大幅度提升, 这也预示着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艺术创作的新纪元即将到来。

在这一宏观背景下, AIGC 技术迅速渗透至高校艺术设计与美育通识课程。从辅助草图构思到生成最终方案, AIGC 技术的介入为学生提供了强大的“认知外骨骼”[1]。但是, 当“一键生成”的便捷取代了手作的劳作, 提示词的输入取代了对现实世界的观察, 对该技术的忧虑也随之浮现: AIGC 技术的便捷, 是否正在以“赋能”的名义, 破坏着艺术创作的人文内核? 美育的本质在于“以美育人”, 是通过感性体验实现价值塑造的过程。而智能技术内嵌的“技术理性”以追求效率与结果的逻辑与美育遵循的追求情感的“人文逻辑”产生了深刻的张力。学术界已对此展开了广泛讨论。研究普遍关注人工智能图像生成技术可能带来的创作主体性消解、算法偏见导致的审美同质化, 以及因缺乏“身体在场”而造成的艺术作品“灵韵”丧失[2]。这些问题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困境: 在 AIGC 时代, 技术逻辑与人文逻辑的二元对立似乎愈发尖锐。

本文试图从身份、技术、人文三个维度剖析这一伦理困境, 并结合哲学与教育学理论探寻成因, 提出“人机协同”的范式重构路径。

2. AIGC 技术介入美育的伦理困境审视

AIGC 技术在高校美育中的应用, 并非简单的工具迭代, 而是引发了一场关于“人、技、艺”关系的全面重构, 由此也制造了前所未有的伦理困境。

2.1 身份伦理的悬置: 创作主体的模糊与消解

AIGC 技术带来的首要冲击是对“创作者”身份的解构。在传统美育观念中, 作品是主体精神的外化, 创作者拥有无可争议的署名权与阐释权。然而, 在运用 AIGC 技术时, 用户输入文字指令, 算法生成图像, 作品究竟归功于人的创意构思, 还是智能算法模型? 在教学实践中, 这种模糊性的界定也会导致学生的认知困惑, 产生“我即创作者”的假性主体感, 忽视了算法在形式生成上的贡献, 甚至引发学术诚信危机。

此外, “提示词工程师”与“艺术家”的身份张力日益凸显。有观点认为“提示即艺术”[3], 但在美育伦理层面, 提示词工程师更像是通过指令间接控制画面的“策展人”, 而非身心合一的艺术家[4]。如果高校美育模糊了二者的界限, 将难以区分究竟是在培养具备深刻人文素养的创作者, 还是熟练操作工具的技术员, 这将动摇美育课程的底层逻辑。

2.2 技术伦理的黑箱: 算法偏见与审美同质化

AIGC 技术模型的“黑箱”特性成为了技术伦理风险的主要问题。首先, 主流模型

的训练数据集存在严重的文化倾斜，多源自英语世界及欧美商业图库。这种数据源的不平衡导致了“隐性算法霸权”，当学生输入通用词汇时，算法往往生成符合西方审美标准的图像，而对本土文化则可能表现为猎奇或刻板印象。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能导致学生本土文化认同的断裂。

其次，为了提升用户粘性，平台往往采用算法推荐机制，精准推送用户偏好的风格。这种机制极易将学生困于审美的“信息茧房”或“过滤气泡”中[5]。在创作实践中，学生倾向于模仿“热门”的视觉风格。这种循环也会抑制探索多元、先锋艺术语言的动机，导致创作生态的同质化与平庸化。并且由于缺乏算法的可解释性，师生难以察觉并纠正这些内嵌的偏见，使得技术黑箱成为美育中难以逾越的伦理屏障。

2.3 人文伦理的缺失：情感断裂与技道失衡

人文伦理的情感缺失触及了艺术教育的灵魂—情感体验。现象学强调“身体”是感知的原点，艺术创作是“身体在场”的表达。然而，智能生成技术的创作本质上是“去身体化”的离身交互，切断了手与材料的联系。尽管算法可以生成表现“悲伤”或“喜悦”的图像，但这仅是对情感标签的数学模拟，缺乏真实的生命体温，导致作品往往缺少灵魂的注入。对于美育而言，缺乏情感深度的图像生产，难以实现心灵陶冶的育人功能。

同时，AIGC技术的介入可能导致“重结果、轻过程”的倾向，即“技”与“道”的失衡。学生可能沉迷于钻研复杂的提示词技巧，片面追求视觉冲击力，而忽视了对艺术本体、社会意义及人文价值的思考。当创作过程被压缩为指令与筛选，学生不仅丧失了挫折中磨砺心智的机会，其批判性思维也可能在算法营造的“舒适区”中钝化。这种原创力的衰退与批判意识的缺席，是美育在数字化时代面临的最大人文危机。

3. 伦理困境的成因分析：技术理性与美育本质的冲突

前文所述的身份、技术与人文三大伦理困境，并非孤立的技术应用问题，其背后蕴含着更深层次的哲学与教育学根源。究其根本，这些困境源于AIGC技术所内嵌的“技术理性”逻辑与美育本质的内在冲突。这种冲突集中表现为“效率至上-过程体验”与“结果导向-价值导向”的深刻对立。

3.1 哲学根源：技术理性对生活世界的殖民

法兰克福学派与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为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理论依据。马尔库塞指出，技术理性已演变为一种隐形的统治形式，通过满足虚假需求将人整合进单向度的社会中[6]。AIGC技术的“一键生成”迎合了效率至上的社会心理，将艺术创作这一原本充满否定性与超越性的精神活动，异化为满足即时视觉消费的工具行为。哈贝马斯所言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在美育中变为现实：遵循效率逻辑的“系统”侵入了遵循交往逻辑的“生活世界”，导致美育中不可量化的情感价值被边缘化。

更深层地，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本质是“座架”，即将万物视为可供订造的“持存物”[7]。AIGC技术完美诠释了这一概念：它将人类的历史文化、艺术风格乃至情感都解构为数据库中的素材，等待用户的指令进行订造。在这种模式下，艺术不再是真理的“解蔽”与自行显现，而变成了对算法资源的强行促逼。这种“座架”式的创作遮蔽了艺术的本真意义，使美育面临丧失诗意根基的风险。

3.2 教育学根源：效率逻辑与体验逻辑的背离

从教育学视角去看，AIGC技术的结果导向与美育的过程导向存在着根本的对立状态。杜威在《艺术即经验》中提出，审美经验是一个完整的、充满张力的连续过程[8]。智能算法利用强大的算力跨越了创作中的阻碍与停顿，虽然提升了效率，却切断了经验的连续性。学生失去了在与材料的交互中获得顿悟的机会，“具身认知”的缺失使得艺术学习流于肤浅。

此外，结果导向消解了育人目标。美育的终极目标是人格养成，属“慢教育”。然而，AIGC技术使得评价标准极易向“画得像不像”、“炫不炫”等视觉效果指标倾斜。如果学生不再经历创作的阵痛与喜悦，美育便退化为图像生产培训，立德树人的价值目标随之悬置。

4. 迈向人机协同的新范式：高校美育伦理框架的重塑

面对AIGC技术的冲击，简单的排斥或盲目的接纳都不是明智的做法。高校美育需要在“人机协同”的新范式下，通过重新构建伦理框架，化解技术理性与美育本质的冲突，最终确保技术服务于“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需要从重塑主体关系、构建透明机制和回归人文价

值三个维度同步推进。

4.1 重塑主体关系：明确“以人为本，以智为辅”的协作原则

人机协同范式的核心在于重新定义人与人工智能在创作中的关系，摆脱“人工智能替代人”或“人被AI工具化”的困境，确立“以人为本，以智为辅”的根本原则。这意味着，人工智能不应被视为能够独立创作的“艺术家”，而应被定位为激发创意、拓展视野、提升效率的“创意伙伴”

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应引导学生将人工智能作为创作流程中的一个辅助环节，而非终点。首先，在前期构思与价值注入时强调原创概念的深度和个人体验的独特性。在创作的初始阶段，学生应进行充分的现实观察、情感体验和人文思考，形成清晰的创作意图和价值主张。这是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人类核心创造力。然后在过程中对人工智能输出的批判性筛选与二次创作，AIGC技术生成的图像应被视为“素材”或“半成品”，而非最终作品。学生需要运用自身的审美判断力，对AIGC技术生成的大量结果进行批判性筛选、解构、重组和再创造，将个人情感和独特的风格融入其中。最后，鼓励学生结合传统手工技法或数字绘画工具，对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进行精细化处理，注入“身体在场”的温度和情感。同时，引导学生对最终作品进行深刻的阐释，通过这样的定位，学生的角色从被动的“操作员”或“消费者”，转变为主动的“元创作者”。他们不仅创造作品，更在创造着人机协同的创作规则与 workflow，其核心任务是审美决断、价值锚定和意义生成。

为此，高校可借鉴清华大学等先行者的经验，把人工智能作为灵感激发与风格探索的工具[9]。此类课程鼓励学生利用AIGC技术进行风格迁移和概念可视化，快速迭代创意原型，旨在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并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深层思考与方案优化上。也有课程引导学生将人工智能本身作为反思和创作的对象，利用其“缺陷”进行艺术创作，这种教学策略将技术从单纯的工具客体提升为反思对象，从而在人机互动中强化而非削弱学生的主体意识。

4.2 构建透明机制：倡导“算法留痕”与技术祛魅

为了抵御AIGC技术的黑箱算法隐藏，高校美育课程教学过程中可以建立一个全流

程“算法留痕”机制。学生在创作中需要提交一份完整的“创作日志”，在创作日志中要包括：1.详细记录原始创意说明，要求学生清晰说明创作意图和核心概念。2.关键提示词的迭代过程，要求展示每次的生成结果和修改效果，展示学生如何通过与人工智能的“对话”以及逐步迭代的想法。3.以及个人贡献声明，用来明确界定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个人原创性贡献与人工智能辅助部分。这种机制类似于科研领域的“实验记录本”，它不仅为教师评估学生的真实贡献和创造性思维过程提供了依据，确保了评价的公平性，也帮助学生自身建立起对人机协同创作的清晰认知和伦理自觉。

同时，要把技术伦理和算法素养加到美育核心课程里。教育不仅要传授如何使用工具，更要教授学生如何看待工具。教师需要指导学生能够识别常见模型中的文化偏见，并训练他们使用“对抗性提示词”来纠正算法产生的偏差。通过讲解算法原理，对技术进行“祛魅”，打破技术神秘感，让学生成为负责任的数字公民，享受技术带来的好处时，还能保持原创者的清醒。

4.3 回归人文价值：嵌入文化基因与情感教育

面对AIGC技术可能带来的人文伦理缺失风险，高校美育必须回归其人文主义，在人机交互的实践中，主动嵌入和强化人文价值与情感教育。

为抵御AIGC技术带来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同质化风险，在课程设计和创作引导中，应积极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学精神。首先在已有教学实践尝试将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核心概念，如“气韵生动”、“意境”、“留白”、“虚实相生”等，转化为可操作的、富有启发性的提示词。这种探索不仅是语言的翻译，更是美学思想的现代表达，引导学生在技术实践中，融入和传承民族美学精神。然后基于本土文化进行创新性的再创作，鼓励学生利用AIGC技术，对中国传统书画、建筑、服饰、民间艺术等文化遗产进行创新性的再创作。这不仅能活化传统文化资源，也能激发学生基于深厚文化根基的原创能力，引导他们从单纯追求技术新颖的“术”，走向承载文化精神的“道”

为了弥补AIGC技术“去身体化”和“情感空洞”的缺陷[10]，美育教学还需要重新强调过程的完整性和情感的真实性。首先，在课程设计中，应坚持数字创作与传统手工

实践相结合。学生可以利用 AIGC 技术快速生成创意草图,但必须通过素描、色彩、雕塑等传统媒介进行深化,亲手感受材料的质感,体验“心手相应”的创作过程。然后,在作业布置中加强生活观察与情感叙事,教师应布置更多走出教室、深入社会、回归内心的创作任务,要求学生的作品必须基于真实的个人体验、敏锐的社会观察和真挚的情感表达。创作的评价标准,也应从单一的视觉效果,转向对其思想深度、情感浓度和人文关怀的综合考量。最后,引入伦理思辨与反思性作业,要求学生在创作之后,撰写创作反思报告,阐述他们在人机协同过程中的思考、困惑、挣扎与收获,有助于学生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会思考的创作者。

5. 结语

AIGC 技术的爆发,为高校美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同时也引发了伦理危机与挑战。本文通过审视这项技术带来的身份、技术与人文伦理困境,揭示了技术理性与美育本质的深层冲突。但我们认为危机的解药不在于技术的进退,而在于伦理的觉醒。

未来的高校美育,必须建立在“人机协同”的伦理新范式之上。在主体维度上,我们需要坚守“人”的审美主权与价值判断;在技术维度上,我们必须打破黑箱,建立透明可信的治理机制;在人文维度上,我们通过情感教育与文化传承,为技术注入灵魂。我们美育的未来,不是人被算法规训的未来,而是驾驭算法、以技术为翼飞向精神自由的未来。在万物皆可生成的时代,如何守住那颗敏感、独立且充满仁爱的“人心”。这才是美育回归初心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 [1]康祺.生成式 AI 对影视摄影创作主体的消解与重构—基于 Midjourney 生成影视分镜的实践反思[J].新闻传播科学, 2025, 13 (5): 749-753.
- [2]杜亚洁.AIGC 在新闻生产中的法律伦理与规制[J].法学, 2024, 12 (11): 6302-6307.
- [3]Oppenlaender J. The prompt artists//Proceedings of the 31st 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media. New York: ACM, 2023: 3591-3600.
- [4]Ghergulescu I, Muntean C H. Prompting AI art: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reative skill of prompt engineering. Behaviour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24, 43(11): 2268-2292.
- [5]胡一峰.警惕流量至上与审美茧房[N].人民日报, 2025-01-07 (12).
- [6]刘光斌.技术理性的社会批判:从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到芬伯格[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14 (2): 107-112.
- [7]赵国栋,周文.AIGC 赋能艺术设计的创作主体性困境探析—基于海德格尔“座架”理论[J].艺术与设计(理论), 2024 (1): 76-79.
- [8]赵星.杜威完整经验观下学生审美经验生成的教学路径探析[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7 (1): 124-128.
- [9]刘晶鑫.AIGC 赋能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化教学改革实践研究[J].艺术与设计(理论), 2024 (8): 143-145.
- [10]李白杨,白云,詹希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的技术特征与形态演进[J].图书情报知识, 2023 (1): 66-74.